

阿克拉的第一周：加纳初印象

冯理达

坐在破云而行的飞机上向窗外望去，阿克拉缓缓地从地平线上升起，清晨的阳光洒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在高楼的天台、汽车的玻璃、棚户的铝合金天花板和海洋的波涛上折射出短暂而耀眼的光芒。那是2021年11月的一个早晨，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我从北京飞到广州，又经多哈转机，半小时后即将降落在这个位于几内亚湾的海滨城市。

回想起第一次来到非洲是在2016年，当时从上海来到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生活了10个月，之后的五年，在几座城市之间辗转流连；如今，跨越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再一次踏上这片大陆，但现在的世界已然不同，尤其是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使我早已拟订的旅程不得已推迟了一年。从北京到阿克拉，一路上游客们紧戴的口罩以及肃杀的机场免税店，时刻提醒着我疫情远未结束，未来在阿克拉的生活也或将因此而充满变数。机长的广播将我的思绪打断，不久飞机便降落在阿克拉科托卡国际机场，一段新的生活即将开启。当我做完核酸检测、过了敷衍了事的安检走出机场，温热的气流扑面而来，方才让我切实感到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文献和书本中出现的城市，已经真实地呈现在我面前。随后的近两年，这座城市将是我的栖居之所。

来到这里的第一周，我便抛下行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走走看看。展开地图，阿克拉从沿海的几座奴隶城堡发端，延伸到城北连绵的

[收稿日期] 2022-06-02; [修订日期] 2022-08-15。

[作者简介] 冯理达，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国关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加纳。

阿克瓦皮姆(Akwapim)山脉,整个城市像一张折扇展开,阿克拉整个城市的秩序、历史、文化都充满着时间和空间的立体感。

一 阿克拉,民族文化交汇之地

“通过早期与阿散蒂人的接触,阿克瓦姆人对阿散蒂人的战争方法有所了解,阿散蒂人是战争的导师……对加人(Ga)的影响最大。所有的加人军事组织都是从阿克瓦姆复制过来的,并与加人最初的神权政治(theocratic)相结合……邻近的奥苏(Osu)人几乎同时学会了它,十八世纪末,(这种组织形式)延伸到了特马(Tema)、恩瓜(Nungwa)和拉(La)。”

——M. J. 福尔德

出了阿克拉的机场,便看到一群人身披着肯特布(kente,一种加纳传统丝棉混合布)制成的传统服饰,打着手鼓起舞;之后在大街小巷,甚至学校,也常会看到许多穿着民族服饰的人敲锣打鼓,走在前面的人驱赶闲杂的路人,供后面的仪仗队前行。当地人告诉我,这是酋长们在组织活动,我在机场看到的那些人,则是在欢迎酋长外出归来。还曾闻中国商人抱怨,当一个酋长去世,就会在整个街区发通告,并要求店铺关门回避。虽然我迄今仍旧不知道这些仪式的名称,但很明显,传统文化是阿克拉当地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克拉的原住民是加人(Ga),讲加语,但要给阿克拉的文化下一个定义则是难之又难。不仅因为我只是一个闯入阿克拉的外国人,更因为阿克拉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城市。

阿克拉的加人文化本身极具特色。在18世纪以前,加人民族中存在着“神权”的政治形式。代表神灵统治的社区领袖,由先知(lomo)、乌罗梅(wulomei)和阿格巴比(agbabii)等祭司阶层组成,他们是

神灵的侍者,是神权的象征,也是世俗权威。与此同时,每个社区又有自己的神灵,通常是原住民群体的潟湖神或海神。例如在已经和阿克拉融城的特马,有萨库摩(Sakumo)和谢姆(Tfemu)两位潟湖神,而在阿克拉老城,海神奈(Nai)和欧耶尼(Oyeni)则有着至高的地位。

阿克拉的加人文化在18世纪经历了一场阿肯化的过程:今天的加人酋长——加语称之为“曼泽(mantse)”——是在阿肯人(Akan)酋长的影响下产生的,加人象征权力的凳子(stool)借鉴自阿肯人的凳子,加人的军事领袖或平民集团阿萨夫(asafo)也是17世纪从阿肯人那里传来的。民族的交融也并非总是伴随着和平。在19世纪,阿散蒂王国(阿肯民族)为抢占商路和贸易,曾多次入侵沿海地带的加人和芳蒂人(Fanti,阿肯民族的分支)国家。我曾好奇地问我的芳蒂人朋友老马——他已在阿克拉生活多年——对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有什么概念时,他大笑道:“没有什么,跟你们汉人回忆清代和元代一样,现在都是一家人”。由于历史原因,在这座城市生活着来自北方的豪萨人、西部的芳蒂人和东部的埃维人(Ewe),以及来自加纳各地的诸民族,逐渐形成了大杂居的格局。

阿克拉不仅融合了非洲多民族的文化,还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本土宗教相融合。信奉祖先崇拜和泛灵论的加纳人,不仅会依照传统的礼仪祭祀祖先,同时也会按照基督教或穆斯林的传统进行礼拜。许多车辆的玻璃上,贴着象征着祖先灵魂的凳子,也贴着耶和華的神像,甚至还会有贴着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画像的拉斯塔法里教信徒。周日的教堂和校园里时常响起唱诗班的歌声;清晨,远方的清真寺也会传来悠长的诵经声。

同西方世界长期的交往使阿克拉人对欧美的文化充满着憧憬与借鉴。在奥苏区的酒吧里,人们穿着加纳式短裙伴随着格莱美音乐蹦迪到深夜;在立交桥下,涵洞的墙壁喷画着西式现代与非洲传统风

格结合的涂鸦；英式足球早已是加纳人最热爱运动，并被本土化；路边的小铺会起名为“纽约城”、“五角大楼”，但西式的名字旁又会画着阿散蒂的豪猪或北部的瞪羚。欧美文化同奔放热烈的加纳本土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阿克拉的多元与包容。

二 阿克拉，四方商贾汇集之港

“海边的居民也带着他们从荷兰人那里买来的东西来到集市上，这些东西有亚麻布、刀子、畜栏、望远镜、松木和锯子，还有她们的丈夫从海里弄来的鱼。妇女们把这些商品运到其他城镇……从海里捕来的鱼也至少要被运到一两百英里外的内陆地区……”

——彼得·德·马蒂斯

1602年，一位荷兰海员来到当时还被称为黄金海岸的加纳之后，记录下了海港的商业活动。在14世纪欧洲人到来前，加纳就已是一处重要的商旅之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广泛地参与到了连接欧亚非的贸易网络之中，将沿海地区的黄金、海盐，通过北方的穆斯林商人，运送到萨赫勒地带的黑人帝国，再穿过广袤的撒哈拉沙漠，途经北非的地中海港口，最终去往欧洲的宫廷。从西非经过撒哈拉流入到欧洲的黄金，又不断地通过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流向印度和中国，“黄金东流去，装潢庙宇、宫殿和亚洲贵族阶级的服装，珠宝和香料则流向西方”。由此，形成了一个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贸易网络雏形。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撒哈拉沙漠描绘为“地中海的第二个面貌”，跨撒哈拉商路孕育了杰内、贝戈、廷巴克图等耳熟能详的伟大城市，而阿克拉所在的加纳沿海地带，则是跨撒哈拉商路的南端终点之一。

14世纪后，随着以葡萄牙人为先驱的欧洲探险家的到来，加纳的贸易网络逐渐从跨撒哈拉贸易，转向了沿海地区的大西洋贸易。

最初，阿克拉不是加纳最著名的贸易中心，当时的贸易中心是沃尔特河出海口阿达(Ada)，和今日位于海岸角(Cape Coast)的埃尔米纳(Elmina)——这些海港连通着内地盛产黄金的普拉—奥芬河(Pra-Ofin River)河谷地带。1649年，如日中天的荷兰人在阿克拉建造了乌雪堡(Ussher Fort)，之后丹麦人和英国人也纷至沓来，分别建造了克里斯蒂安斯堡(1652年)和詹姆斯堡(1673年)，作为黄金、奴隶和象牙等商品贸易的据点，推动了阿克拉作为沿海贸易与政治中心的兴起。

最初，来到阿克拉的欧洲商人并没有在同非洲人的贸易中占到什么便宜；相反，欧洲人担心自己的货物会被非洲人嫌弃，因而不断琢磨非洲人的喜好，变换着商品的花样，并谦卑地遵从着非洲人定下的规矩。而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加纳在17世纪末逐渐被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漩涡中而无法自拔；当19世纪初期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时，包括阿克拉在内的沿海商业城镇却发现，奴隶带来的财富只是南柯一梦，自己已然失去了同欧洲人平起平坐的资本，再加上北方地区阿散蒂王国的虎视眈眈，不得已只能沦为欧洲经济的附庸。



图1 破败的詹姆斯堡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当我来到至今留存的欧洲堡垒时发现，并不高大的白色墙体已经被雨水和海风侵蚀出一道道棕黄色的水渍，英国殖民时期的办公楼也已破败，墙根还蹲着几名待业的年轻人和卖椰子的大哥。昔日的海上马车夫和大英帝国从海上而来，又从海上离去。历史或许悲怆，但仍为阿克拉乃至整个加纳孕育出浓厚的商业氛围。在今天的阿克拉，世界各地的商人依旧随处可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意人也形成了不同的社区和市场。但这座城市的商业基础依旧是由那些本土中小商人组成，从在机场招呼客人的黑车司机，到马路口头顶着几十斤重货物兜售的“马达姆（女士）”们，再到城市新兴的中小企业主，他们和四百年前向欧洲商人出售商品的祖辈们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

三 阿克拉，贫富悬殊的大都会

“不，我谁都不会投，无论是 NPP 党，还是 NDC 党，无论是马哈马，还是阿库福·阿多，他们只会给我们承诺，然后再打破它。”

——阿克拉某出租车司机

在我从机场赶往住处乘坐的第一辆出租车上，司机师傅如是说。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加纳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这一点在阿克拉则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科托卡国际机场出来，坐上出租车，我看到的第一个画面便是干净整洁的花园转盘，四周是干净的写字楼，洁白的瓷砖铺排在墙壁上。正当我感受到阿克拉的现代化时，出租车转了一个街角，随后便看到街道两旁，到处都是乞讨的孩子和他们虚弱的母亲。车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时，从街边树下跑来一个举着棒棒糖的小女孩。她敲了敲车窗玻璃，伸出手喊“One pesewas, please（请给我一个硬

币）”。由于我没有换当地货币，就跟她摆了摆手；小女孩见状，也向我摆了摆手，并笑着举起手上的棒棒糖向我炫耀。当绿灯亮起，出租车迅速启步，将小女孩甩在后面，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她又跑回到树下坐着。



图2 路边乞讨的小女孩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司机见我初来乍到，便告诉我这种情况到处都是，以后会见到更多。沿途驶过人声鼎沸的街道，头顶货物沿街出售的小贩从身边一闪而过。一阵沉默后，司机又开始谈起加纳从2020年开始的糟糕经济状况，不断增多的税种以及贬值的货币，已经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担心再这样下去，怕是又要多兼一份工作了。我之后的观察也印证了司机的悲观。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使本就处于国际金融和供应链体系边缘的加纳受到猛烈冲击，债务风险攀升，塞地（cedis）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猛增。一个鸡蛋在去年年底还是0.9塞地，今年就已经涨到了2塞地，而民众的工资水平仍旧没有任何变化。虽然加纳的全国生产总值（GDP）在整个非洲还算得上不错，但即使是在阿克

拉，许多普通工人的工资也仅够勉强糊口。因为我的住所水管、电路在我刚住进去的时候全是坏的，所以我一到加纳接触最多的就是那些修水电的工人们。他们告诉我，自己的工资也不过400至600塞地，还需要养活至少两个子女。就连加纳大学的教师工会，今年也组织教师们进行大规模且长时间的罢工，要求政府部门提高工资待遇。持续2021年一整年的由于抗议政府加税而爆发的“修复国家（#FixTheCountry）”运动方结束不久，今年年初在阿克拉又发生了多起大规模游行示威，民众对经济不平等、就业不充分和政府腐败的忍耐度越来越低，由此产生的社会治安案件越发频繁。

在加纳大学的白墙红瓦内，绿树成荫，作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大学老师们的轿车在校园内穿行；离学校不远的阿克拉市场（Accra Mall）附近，高级超市、商店、银行鳞次栉比，富有者在商场内选购来自欧美的奢侈品和进口蔬菜，在24层的空中花园享用牛排和寿司。而墙外则是赤着脚互相捉虱子的孩子和食不果腹的流浪汉。这只是初来加纳看到的城市一角。在阿克拉旧城区的阿戈伯格罗谢（Agbogloshie），有着加纳最大的进口电子垃圾倾倒场，更多的低收入者依赖这些西方的洋垃圾生存。阿克拉就是这样一个城市，极少数的富人掌控着一切，而在城市人口中占比最大的穷人则仅掌握最少的社会资源，努力挣扎在生存线上。

四 阿克拉，泛非主义的旧圣地

“战斗终于结束了！因此，加纳，这个你所深爱的国家终于永远自由了！……我们赢得了战斗，但是我们必须准备再次奉献我们自己……如果这种独立没有同其他非洲殖民地的解放连接在一起的话，它将是毫无意义的。”

——克瓦米·恩克鲁玛

1948年2月28日，阿克拉一队二战退伍老兵为获得福利待遇和工作机会，前往英国殖民政府驻地游行请愿，但迎接他们的是英国警察射来的子弹。民众的愤怒被点燃，骚乱也随之发生，短短几天蔓延到整个殖民地。这场被称为“阿克拉骚乱”的事件，也成为加纳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重要节点。在骚乱中，被加纳人民视为国父们的“六人团（Big Six）”和民族主义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趁势崛起，开始了争取殖民地自治乃至独立的历史进程。斗争使克瓦米·恩克鲁玛崭露头角，他在同“六人团”和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决裂后，创建了人民大会党，并在1957年带领加纳人民走向了最终独立。加纳由此成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一个独立国家。

加纳，曾经作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无归之门”，大批黑人从此地离开家乡非洲，飘零到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种植园中，开枝散叶，繁衍至今。这段悲惨的历史，也使加纳的领袖们似乎天然带有一种“泛非主义”的使命感。恩克鲁玛就任加纳总统后，将整个非洲的独立与解放视为己任，在非洲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纵横捭阖。一时之间，阿克拉成为了整个非洲以及全世界非洲裔的圣地。1961年，“黑星广场（Black Star Square）”在阿克拉南部海岸筑成，距离曾经的英国殖民政府官邸克里斯蒂安堡仅1.2公里。1919年，泛非主义者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创立了航运公司“黑星线（Black Star Line）”，以支持那些流落在北美、渴望回归故乡的非洲裔们发起的“回归非洲运动（Back-to-Africa movement）”。自此，这颗黑色的五角星便成为了非洲人民独立与自由的象征。



图3 黑星门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随着1966年恩克鲁玛在政变中陨落，并最终客死他乡，加纳领导人对泛非主义的热忱开始消沉，阿克拉在泛非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让位于尼雷尔领导下的达累斯萨拉姆、阿鲁沙以及今天的亚的斯亚贝巴。但阿克拉仍旧是泛非主义在非洲大陆成长过程中最初的摇篮。

车绕了一个大弯，停在了黑星广场周边。我站在“黑星门”前，仰望着上面那颗巨大的黑色五星。也许是因为工作日，黑星广场人迹寥寥，只有几个外国游客驻足。我踱步至黑星广场不远处的恩克鲁玛陵园，园中矗立着的恩克鲁玛铜像呈战斗的姿态，一手握拳，一手指向远方，似乎还在提醒他深爱的人民，非洲人民解放的伟大理想或许会消沉，但永远不会死去。



图4 恩克鲁玛陵园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本篇责编：李宇晴
文字审校：许 帅